

Globethics Repository



對話、獨白與文化素養——古典希伯來文學與讀者認知范式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Stordalen, Terje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9-23 10:04:50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91

对话、独白与文化素养*

——古典希伯来文学与读者认知范式

[挪威] 泰耶·斯托达伦

内容提要:本文致力于系统探讨对话式思想及文学,且兼论其对立面:独白式思想及著作。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对话式文学存在于古典时期,然而他仅是简要列举古典希伯来文学为例,并未就此问题进行详尽研究。事实上,圣经常被巴赫金作为欧洲文化史上主要的独白式文本进行分析。然而,大部分圣经希伯来文学作品皆具有本质上的对话性。在当今社会,独白式思维、写作(甚至阅读)模式的影响力所表现出的优势地位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素养的传播。基于此,独白意义上的圣经不过仅存在了几个世纪而已。

关键词:对话;独白;文化素养;古典希伯来文学;认知范式

* 本文原载于 *Bible and Critical Theory*, ed. Roland Boer, vol.10.1 (2014): 2—20, 经原作者授权译为汉语发表于本刊。原文题注如下:本文最初是提交给召开于2012年10月份的“圣经研究反思”系列会议的论文。我要感谢奥斯陆大学神学院的同事们,尤其是伯吉特·迈耶(Birgit Meyer)、伍德勒(Utrecht)和卡罗·贝尔杰(Kåre Berge)、伯根(Bergen),他们对本文的构思成型起到莫大的启发作用。本文得以在文集《圣经与批评理论》(*The Bible and Critical Theory*)中付梓,还要感谢罗兰·博尔(Roland Boer)的盛情邀请。

Dialogism, Monologism & Cultural Literacy

——Classical Hebrew Literature & Readers' Epistemic Paradigms

Terje STORDALEN [Norway]

Trans. by HOU Chunlin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question of a genealogy for dialogical thought and literature, as well as for its opposite mode: monological thought and writing. Mikhail BAKHTIN argued that dialogical literature existed in antiquity, but did not elaborate much on this and only briefly mentioned classical Hebrew examples. In fact, BAKHTIN often construed the Bible as the prime monological texts of European culture. Large parts of biblical Hebrew literature could, however, be seen as fundamentally dialogical. The dominance that monological modes of thought and writing (and reading) exert today seems to rely to a great extent upon the spread of cultural literacy. If so, the monological Bible is hardly more than a few centuries old.

Key words: dialogism; monologism; cultural literacy; classical Hebrew literature; epistemic paradigm

古典希伯来文学学者对巴赫金著作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作为一位圣经学者,我经常适度地借用巴赫金的理论来理解圣经文本。然而与之相对,巴赫金本人则是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人作品的研究来理解他所关注的现实。不揣冒昧,此次便以巴赫金为研究起点,进而探讨圣经文学研究能否有助于窥见对话思想系统的全貌,以及独白式书写与思

维模式所表现出的显见优势。妄图在此全景式地展现对话与独白的思想,自然是一种徒劳。本文只是尝试对所谓既定事实提出质疑,并提出一种新的见解。倘若能使读者获得这样一种认识:即使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有时候也是值得商榷的,那么我作此文的期望便已全然实现了。

一、巴赫金的言语与对话思想

米哈伊尔·巴赫金(M. M. Bakhtin, 1895—1975)最初是作为一位文艺学家进入学术领域的,这一经历使其整个理论体系显示出文艺学的色彩。1929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①出版,其中包含的有关概念与看法构成巴赫金对话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本文的论题而言,该书中有两个要素尤为重要。

1. 个体性问题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将个体性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明确分离。在陀氏作品中,主人公的声音常常为其他人物的声音所投射:某一个人物的言语或者成为先前人物言语的回响,又或者作为预测性的感知被第三者所借用。因此,个体性人物形象不能被一劳永逸地定义。一旦主人公进入言语交流的过程,其先前所具有的确定性便开始改变。恰如霍奎斯特(Holquist)所言,自我与他者并非以各自分离的实体状态存在,而是共存于彼此区分却又互相塑造的关系之中。^②

不得不说,巴赫金的见解与详尽阐述与费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① Mikhail Bakht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Trans. by Caryl Emerson.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8.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② Michael Holquist, *Dialogism: Bakhtin and his World*. New Accents. London: Routledge, 2002, 26.

Saussure)的相关思想极为类似,那些思想仅仅得到一定发展便被搁置。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序言中,索绪尔着重强调了共时性语言范畴往往是持续的历时性演变的产物。在语言系统的渐次变化将之转换成其他类型之前,词语感知与言语行为只能在短暂的时间中保持其相对确定的有效边界:“在任何既定的时间内,语言都在经历着系统的稳固性与变革性……初见之下,似乎很容易便能区分出语言系统及其演变历史,辨析出其当下与曾经的面貌。然而,二者在實際上的联接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很难将其进行清晰区分。^①在其结论中,索绪尔宣称,语言的历次演变皆是以言语形式进行的。^②

然而,索绪尔对于语言共时性与历时性关系的认可,及其对言语形式转换意义的重视,并没有像他后来的其他成就那样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个中原因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索绪尔本人宣称言语现象极为复杂,难以尽释。缘于此,索绪尔便置语言的历时性演变以及现实性的言语于一旁,转而将语言结构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最终,他虽然原则上持守着语言通过言语形式转换进行演变的观点,还是建构了一种无视言语和语言演变的共时性语言学理论。

巴赫金周围的学术圈子也加入了针对巴赫金与索绪尔异同观点的讨论。沃洛希诺夫(Voloshinov)是“巴赫金小组”的核心成员,据说巴赫金曾以作者或合著者的身份用沃洛希诺夫的名字出版过著作。^③在有关索绪尔和以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的“抽象客观主义”思潮的论述中,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彻底否认索绪尔曾经表达过关于言语重要性的观点。^④该书在一定程度上记述了索绪尔对语言问题的深刻思考,但只

①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by Roy Harris. Oxford: Duckworth, 1983, 9.

② 有关内容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法语版,第23—25页,138—140页。

③ Katerina Clark and Michael Holquist, *Mikhail Bakhtin*. Cambridge, MA: Belknap, 1984, 166, 146—170. Craig Brandist, *The Bakhtin Circle: Philosophy, Culture and Politics*. London: Pluto, 2002, 4, 8f.

④ Valentin Nikolaevich Voloshinov,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 by Ladislav Mateka and I. R. Titunik.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58—61.

是将之作为无关紧要的介绍。沃洛希诺夫与索绪尔共同关注的言语问题成为巴赫金小组成长的哲学导向之一。然而就目前而言,沃洛希诺夫对索绪尔缺失进行的描述将更为有趣,稍后我们再讨论那些哲学问题。

2. 复调的概念

从文艺批评的角度看,复调概念描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将冲突性的道德立场具象为与各自生活紧密相关的个体性人物形象,在这一具象过程中,叙述者与作者并不对人物形象施加任何道德评判。形成这种叙事文体的最主要文学手法在于对叙述者声音的特殊处理,在世界图景面前,叙述者的全知视角让位于特定主人公的视野。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作品中的冲突性声音、各自持有的不同道德准则在优劣地位上的差别趋于模糊。^①基于这种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在1963年再版时,较1929年的初版增入专章就对话式文学及独白式文学的主人公问题进行对比分析。^②这种对比分析在巴赫金1934年和1941年的论文中也得到了着重强调。^③

二、巴赫金对话思想的谱系

20世纪70年代末,在法国和北美出现了巴赫金研究的热潮,学者们将他的思想与文本间性和其他后现代文化现象相提并论。进而,对话主义往往被当成反对当前现代主义及传统独白所建构的学说。事实上,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中也确实能够找到反对现代主义甚至古典主义的观点。例如,他

① Mikhail Bakht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99f.

② Mikhail Bakht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47—77.

③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Trans. by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Slavic Series 1.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Cf. Gary Saul Morson and Caryl Emerson, *Mikhail Bakhtin: Creation of a Prosaic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34—246.

把独白意识描述为具有“制造现代意识形态的结构性特征”。^①沃洛希诺夫则将索绪尔作为现代主义者进行否定性描述(详后)。巴赫金还声称小说是唯一包含了多声性与当代现实性的文学体裁,并且由于小说体裁特有的持续“未完成性”,使其具备了迥异于古典主义文学的开放性风格。

巴赫金的这些学说为那些抱有“欧洲中心论”天真幻想的人所诟病,巴赫金小组就是在遍布这种论调的欧洲大陆哲学环境中成长的。巴赫金挣脱出这种束缚,他并不是简单地将对话式文学及对话思想看作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过激反应。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类似,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也基本是共时性的文学分析:该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进行剖析而不是梳理其作品的批评史。^②与索绪尔不同的是,巴赫金实际上勾勒出了对话式文学与思想的发展脉络。当莫里森(Morison)和爱默生(Emerson)从整体上回顾巴赫金关于这一点的论述时,他们发现巴赫金将对话式文学的源头追溯到了古希腊,经过拉丁语文学和中世纪文学的演变,至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化文学达到顶峰,而后趋于沉寂,直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马克·吐温(Mark Twain)等其他作家笔下才重新得以激活和恢复发展。^③我们或许还能加以补充,巴赫金认为古代基督教文学如福音书、《使徒行传》,以及受梅尼普体文学影响的殉道者生活日志等,都包含着对话式文学的因素。^④古典希伯来及其他古代近东文献中也有部分内容可纳入对话式文学的发展脉络中(见下文)。

对于巴赫金来说,文学体裁在过去与当下的区别并不重要,而“高雅”文体与“低俗”文体,及其各自与书面和口传文学传统的紧密关系所形成的差异才是根本性的。巴赫金在论文《史诗与小说》中指出:“高雅文体表现

① Mikhail Bakht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82.

② Mikhail Bakht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275.

③ Gary Saul Morson and Caryl Emerson, *Mikhail Bakhtin: Creation of a Prosaics*. 460—465.

④ Mikhail Bakht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135.

出的所有权威与特权、所有高高在上的傲慢和宏伟壮观,完全背离了日常生活交流的领域……现实性作为表现的对象只存在于低俗文体中……及人民群众创造的笑文化里。(在拉伯雷的小说中)我力图说明这一领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小说化语言在古代特别是中世纪的孕育成型。”^①

小说这一文体显得尤为重要,原因在于它独树一帜地面向“现实”开放。这种特征存在于日常口头表演所形成的“低俗”文学体裁中。^②小说的这种特性还使其与民间传说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一种当下意识:“面向现实的开放性成为指引艺术审美与意识形态塑造的起点和中心,这是人类创造性思维领域出现的重大变革。”^③再来看下面这段引文:这是一个富有张力的维度。目前的重点在于(真正的)小说,像日常交流语言和“低俗”文体一样,反对通过传统(官方)文学的眼光看待日常生活。它直接向复杂的现实开放。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刻意把狂欢化因素或梅尼普讽刺融入真正的小说中。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一条特定体裁形成的锁链经过他所处的时代时,顺手抓住了它”,由此“他的作品中便自然地渗入了这一体裁的客观记忆”。^④

下面我将从两方面就对话思想的谱系进行阐述。首先我分析将对话模式的涵盖范围扩展至包括古典希伯来文学及古代近东文献的早期文学,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其次,基于巴赫金关于小说性话语的主要观点,我将会反思独白式思维在近代欧洲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的显著性优势。

①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20.

② Mikhail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 by Hélène Iswolsky.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68. cf. Mikhail Bakht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122—137.

③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38.

④ Mikhail Bakht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121, cf. 136.

三、《约伯记》中的对话性和对话思想

下面我们以《约伯记》作为圣经文学对话性阐释的入口。在以前的一项研究中,^①我试图识别出共存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理论(如巴赫金描述的那样)和《约伯记》这一古典希伯来文学中的对话性因素。首先,《约伯记》的混合体裁在外在形式上具有对话性。其次,本文归纳出《约伯记》中包含的另外三个巴赫金诗学意义上的对话性因素:(1)主人公思想的非层级显现;(2)约伯多种声音的本质含义,以及作者将此多种声音熔为一炉的艺术手法;(3)《约伯记》的非叙事性维度。斯托达伦的论文探讨了《约伯记》中特定主人公(如约伯)表现出的多种内在不可调和的声音(思想)。随后,卡罗尔·纽森(Carol Newsom)对约伯故事的情节框架进行研究,指出其中蕴含了“双声性”,并且可以作为讽拟体文学来阅读。为了理清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从已经出版的著作中举出了以上关于《约伯记》对话性分析的例子。读者如果想作进一步探讨,还需检索这些著作本身,特别是上面提到的纽森用巴赫金理论解读《约伯记》的早期研究成果。我们这里的重点并非单纯分析《约伯记》,而是将之作为一个范例,来揭示古代近东文献中蕴含的对话性思想的本质和重要价值。

就形式而言,《约伯记》将一系列对话组合在一个简陋的叙事框架中。对《约伯记》文本的解读能揭示出其中反映的现实性和当下性,巴赫金称之为连接对话式语言的纽带。概而言之,《约伯记》中有一种文学组合的艺术手法,即主人公能够在没有叙述者或作者指引的前提下表达言论,而这些言论本身是否可靠并不重要。外在世界中所有的艺术品、事件、人物关系等,

^① Terje Stordalen, "Dialogue and Dialogism in the Book of Job".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the Old Testament* 20: 18—37, 2006. (uio.academia.edu/Terje Stordalen)

都通过正在言说着的主人公(或者是叙述者,在《约伯记》中显然是其中某一个主人公)视角呈现出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这种艺术手法能够帮助作者避免以任何单一视角审视外在世界,进而由读者自己掌握判断作品世界的权利。《约伯记》叙事部分的中心是对故事背景的介绍,尤其是对天上序幕(伯1—2)和对约伯早年生活的描述。出于对《创世记》22:1主题的反面改编,《约伯记》1—2章的叙述者并未指出如何评判这些事件的蛛丝马迹。然而,《约伯记》的其余章节中则存在着针对这一问题的诸多建议,而且在随后的一系列对话中,并没有哪种声音显得更为突出或完全不可接受。叙述者、上帝、撒旦、约伯、友人的言论都可以互相消解(无论是通过常识还是通过作品中的其他说法)。然而,他们所持的言论也完全可以通另一种方式(指对话方式)彼此完善而相得益彰。甚至在约伯妻子的单个陈述中,也能表现出她或刻薄或智慧的性格特征——或许二者在她身上同时共存。

《约伯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重要相似点在于,其中每个主人公的声音里都回响着他者的声音。在《约伯记》中,对话着的声音似乎能够预见甚至有时完善彼此的主题和言外之意,而不是直接回答相互的问题。就典型意义而言,传统(指神义论)作为《约伯记》里众声喧哗的一种声音,虽不以情节中的特定人物形象出现,却往往强势地凌驾于诸多声音之上。例如,《约伯记》中的许多对话间接性地提到了圣经中其他章节和源于口头文学之类的一些古代传统。这些引用传统的言论通过明显的对话形式与约伯进行激烈交锋。但是《约伯记》28章的现代版本却以一种明显的虔敬色彩和约伯被神义论感化的形式结尾。以上便是显示主人公的话语如何被他者话语侵入的典型案例。“当审美对象被降格为具有未完成性与不确定性的现实生活时,《约伯记》中的小说式话语便通过对话的方式消解了它与史诗等高雅文体的距离”。^①

①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39.

作为对以上论述的补充,我们可以对《约伯记》中的非语言性习俗和民间传说进行简要了解。^①由于《约伯记》这一显然是后来汇编而成的文本中有如此广泛的民间文化资源,巴赫金在其论文《史诗与小说》中乃将之归入民间文学的范畴。这些民间文学因素解构着圣经高雅的史诗文学风格,使主人公的人性和现实性得到鲜活的彰显。

总之,成书于动荡的波斯王朝时期的《约伯记》形式上是一种混合体裁,且其中的文学组合手法与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以及巴赫金称为“真正小说”的其他文学)中发现的对话艺术极为相似。由此导致一个问题:《约伯记》之外的其他古代近东文学又是什么情形呢?

四、古代近东(与之后)的对话文学

圣经学者已经成功地将对话思想应用于解读大量圣经文本,包括部分历史书^②、十二先知书^③、《诗篇》^④、《路得记》^⑤、《雅歌》^⑥、《耶利米哀歌》^⑦、

① Terje Stordalen, “‘His place does not recognise him’ (Job 7:10): Reflections of Non-Inscribed Memory in the Book of Job”. In *Cultural Memory in Biblical Exegesis*, edited by Pernille Carstens, Trine Bjørnung Hasselbalch, and Niels Peter Lemche, 47—68. Piscataway, NJ: Gorgias, 2012a.

② Robert Polzin, *Moses and the Deuteronomist: A Literary Study of 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Parts 1—4*. New York: Seabury, 1980. David A. Bergen, “Bakhtin Revisits Deuteronomy: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Dialogical Even of Deut 31:2 and 34:7”, *Journal of Hebrew Scriptures* 2: #4, 1999. (www.jhsonline.org/cocoon/JHS/a010.html) E. T. A. Davidson, 2003. “The Comedy of Horrors”. *Proceedings* 23: 39—54. Barbara Green, *How Are the Mighty Fallen? A Dialogical Study of King Saul in 1 Samuel*.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Supplement Series 365.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3. Martin J. Buss, “Dialogue in and among Genres”. In *Bakhtin and Genre Theory in Biblical Studies*, edited by Roland Boer, 9—18. Semeia Studies 63. Atlanta, G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7. Paul Evans, “The Hezekiah-Sennacherib Narrative as Polyphonic Text”.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33/3: 335—358. 2009. Susanne Gillmayr-Bucher, “Framework and Discourse in the Book of Judges”.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28 (2009): 687—702.

③ Seth Sykes, *Time and Space in Haggai-Zechariah 1—8: A Bakhtinian Analysis of a* (转下页)

《以斯帖记》^⑧、《但以理书》^⑨、《以斯拉-尼希米记》^⑩，以及《历代志》^⑪。这些著作提醒我们对话式的写作手法在古代近东文学中广泛存在的可能性。不过分地说，这些著作给我们提供了多种解读圣经文学的路径（主要

（接上页）*Prophetic Chronicle*. Studies in Biblical Literature 24.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 Uk Lim Sung, "Jonah's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Jonah from the Bakhtinian Perspective of Authoring and Re-authoring".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33/2: 245—256, 2008.

- ④ Herbert Levine, "The Dialogic Discourse of Psalms". In *Hermeneutics, the Bibl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edited by Ann Loads, and Michael McLain, 145—161. New York: St. Martin's, 1992. Carleen Mandolfo, "Finding their Voices: Sanctioned Subversion in Psalms of Lament". *Horizons in Biblical Theology* 24: (2) 27—52. 2002a. Carleen Mandolfo, *God in the Dock: Dialogic Tension in the Psalms of Lament*.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Supplement Series 357. London: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2b. Patricia K. Tull, "Bakhtin's Confessional Self-Accounting and Psalms of Lamen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13/1: 41—55. 2005.
- ⑤ Ellen van Wolde, "Texts in Dialogue with Texts: Intertextuality in the Ruth and Tamar Narratives".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5: 1—28. 1997. Nehama Aschkenasy, "Reading Ruth Through a Bakhtinian Lens: The Carnavalesque in a Biblical Tale."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26: 437—453. 2007. Nehama Aschkenasy, "From Aristotle to Bakhtin: The Comedic and the Carnavalesque in a Biblical Tale", In *Literary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the Ancient World*, edited by Hanna Liss, and Manfred Oeming, 265—281.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2010.
- ⑥ Jennifer Pfenniger, "Bakhtin Reads the Song of Song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34/3: 331—349. 2009.
- ⑦ Charles William Miller, "Reading Voices: Personification, Dialogism, and the Reader of Lamentations 1".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9: (4) 393—408. 2001. Patricia K. Tull, "Bakhtin's Confessional Self-Accounting and Psalms of Lamen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13/1: 41—55. 2005.
- ⑧ Kenneth M. Craig, *Reading Esther: A Case for the Literary Carnavalesque*.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5.
- ⑨ David M. Valeta, "Polyglossia and Parody: Language in Daniel 1—6". In *Bakhtin and Genre Theory in Biblical Studies*, edited by Roland Boer, 91—108. Semeia Studies 63. Atlanta, G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7.
- ⑩ Christopher B. Hays, "The Silence of the Wives: Bakhtin's Monologism and Ezra 7—10".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33/1: 59—80. 2008. Dominique Joseph, "Dialogisme et monologisme dans le livre d'Esdras: propos de la légitimité des lectures bakhtiniennes de la Bible". *Bulletin de littérature ecclésiastique* 114/2: 155—166. 2013.
- ⑪ Mitchell, Christine. "Chronicles and Ben Sira: Questions of Genre". In *Rewriting Biblical History: Essays on Chronicles and Ben Sira in Honor of Pancratius C. Beentjes*, edited by Jeremy Corley, and Harm van Grol, 1—25. Deuterocanonical and Cognate Literature Studies 7. Berlin: de Gruyter. 2011.

在翻译领域),或探究其中文艺学及哲学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纠结于对其历史和体裁风格的思考——此主张显见于里德(Walter Reed)^①的著作中。此外,这类古代近东文学中还(或显或隐地)显示出某些古典希伯来文学中存在着遵循对话式惯例进行创作的现象。^②甚至从共时的层面上进行分析,有人认为《约伯记》中发现的对话性因素在圣经中并不少见。我仍然试图通过一系列重要例子来勾勒出古代近东文学中的对话式图景,并且通过《约伯记》建构出进入古代近东文学研究领域的通道,第一组例子很容易举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经常出现对话场景,部分作品往往被作为《约伯记》的来源文献进行讨论,并且就像巴赫金所说,其中某些作品确实参与了对当时社会现象的讨论^③。阿卡得人的《悲观主义对话》被认为描写了仆人对主人的讽刺,甚至可能反映了当时一年一度的社会阶层上下颠

① Walter L. Reed, *Dialogues of the Word: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Bakht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② Barbara Green, *Mikhail Bakhtin and Biblical Scholarship: An Introduction*. Semeia Studies 38. Atlanta, GA: SBL, 2000. Carol A. Newsom, "The Book of Job as Polyphonic Text".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97: 87—108. 2002. Carol A. Newsom, *The Book of Job: A Contest of Moral Imagin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b. Martin J. Buss, "Dialogue in and among Genres". In *Bakhtin and Genre Theory in Biblical Studies*, edited by Roland Boer, 9—18. Semeia Studies 63. Atlanta, G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7. Carleen Mandolfo, "Dialogic Form Criticism: An Intertextual Reading of Lamentations and Psalms of Lament". In *Bakhtin and Genre Theory in Biblical Studies*, edited by Roland Boer, 69—90. Semeia Studies 63. Atlanta, G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7. David M. Valeta, "Polyglossia and Parody: Language in Daniel 1—6". In *Bakhtin and Genre Theory in Biblical Studies*, edited by Roland Boer, 91—108. Semeia Studies 63. Atlanta, G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7.

③ 参见下列埃及文献:关于自杀的争论(A Dispute over Suicide,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Bible* 405—407);雄辩的抗议者(The Protest of the Eloquent Peasant, *ANET* 407—410;详见 *Context of Scripture* 1: 90—104);温纳姆的报告(The Report of Wenamun, *CoS* 1: 89—93);苏美尔人与他们的神(the Sumerian Man and his God, *ANET* 588—592);关于枣椰和桤柳的阿卡德神话(the Akkadian Fable between the Date Palm and the Tamarisk, *ANET* 410f, 592f);悲观主义的对话(Dialogue of Pessimism, *ANET* 600f; *CoS* 1: 495f);巴比伦人的神义论(The Babylonian Theodicy, *ANET* 601—604; *CoS* 1: 492—495);神之间的对话(Dialogue between a Man and His God, *CoS* 1: 385)。

倒的状况。^①这些古代近东文献通常被认为属于智慧文学范畴,意味着它们出自当时文人的手笔,^②而这一古代文人阶层最大的职业夙愿就是通过经验和思索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举例来说,圣经中的智慧文学不像其他古典希伯来文献那样对神圣的创作主旨和明确的历史感极为重视。^③这种“智慧的人本主义”似乎在许多方面与巴赫金对现实性的高度关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确实,如果对话可以作为一种文学机制促进社会对话氛围的形成,那么在古典希伯来文学中存在大量的对话性因素,这似乎是十分重要的。这些对话因素于我的研究而言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表现在它们往往隐藏在现代圣经的翻译中^④。最明显的例子见于《雅歌》的希伯来语版本中,男女主人公作为话语主体交替出现,叙述的视角也随着主人公欲望和爱情体验的转移不断切换,清晰地显露出书中的对话方式。^⑤

然而,如果深入分析古代近东和古典希伯来智慧文学,其中对话的特征会得到更加深刻的揭示。在著名的《传道书》中,佩里(T. A. Perry)讨论了谚语中内在的对话种类。他引用哈桑·罗凯姆(Hasan Rokem)的话说:“谚语反映了被引入其言说范畴内的不同话语之间的持续性对话。与引用

① W. G. Lambert, *Babylonian Wisdom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139—149.

② Karel van der Toorn, *Scribal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Hebrew Bib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 Roland E. Murphy, *The Tree of Life: An Exploration of Biblical Wisdom Literature*. Anchor Bible Reference Library. New York: Doubleday, 1990. Gerhard von. Rad, *Weisheit in Israel*.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1970.

④ 实际上,圣经文学中所有巴赫金称之为语言杂多的因素都隐藏在大多数英语(及其他语言译本)的圣经中。甚至在圣经原始文献中,对语言和文学的记载也是多样化的,而英语(及其他)官方圣经译本一直采用正式的书面语言。

⑤ Jennifer Pfenniger, “Bakhtin Reads the Song of Song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34/3: 331—349. 2009.

类似, 谚语通常指向外在于它自身情景的话语。”^①单一的谚语是独白性的, 是一种“非主体言语”, 表达没有历史局限性的真理。然而, 佩里和哈桑所说的谚语指的是那些被搜集起来用于建构新的对话背景的语言, 就像引语一样。这种谚语自然不能当作终极真理来倾听: 它们只是作者或读者从另一个场景中借用过来建构自身话语情境的片段。它们能够传达出第二种声音。收集谚语的过程便是具有潜在独白性的单个谚语之间同“他者话语”碰撞并互相博弈的过程。巴赫金本人清晰地认识到希腊文学中富有潜在的引用性特征, 并将之与中世纪的谣曲进行对比, 以此说明文体、风格和词语之间的引用现象。^②

以《箴言》第11章为例。在这个毫无顾忌的谚语集锦中, 财产和富裕的含义根据不同场景以及对那些场景的不同思考而负载着多种内涵(见箴11:4, 10, 11, 16, 18, 24, 28, 29, 31)。就圣经中的箴言论, 佩里推测, 学习箴言的人会对提供一系列解释性选项的话语非常熟悉, 他们需要思考和选择与某一特定场景相关的箴言。熟稔大量谚语是古代希伯来圣哲的专属标志——这也是他们在耶胡德地区以外的同道们的特征。他们对引用谚语的偏爱集中体现在各种智慧文学体裁中。^③综合以上思考, 我认为, 智慧文学的模式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极为相似。复调理论可以应用于希伯来圣经中的所有智慧文学类型:《约伯记》《传道书》《箴言》和《雅歌》(如果它也属于智慧文学的话)。现在我们的结论慢慢浮现出来: 古典希伯来文学和其他古代智慧文学基本上都具有对话性和现实生活的指向性——我们

① Theodore A. Perry, *Dialogues with Kohelet: The Book of Ecclesiastes,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86. Cf. Galit. Hasan-Rokem, "The Aesthetics of the Proverb: Dialogue of Discourses from Genesis to Glasnost". *Proverbium* 7: 105—116. 1990.

②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68f.

③ Robert Gordis, "Quotations in Wisdom Literatur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30 (1939): 123—147.

不妨大胆地称之为类似于经验、思考、情绪、感知的事物。

请读者谅解我下面不再对古典希伯来文学中其他作品的对话模式进行细致分析,而是就其对话渊源进行粗线条的勾勒。譬如,《诗篇》中贯穿着大量介于“我”与“我们”这类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在对其中的不同声音进行汇总后,会发现这些多样化的声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箴言》中的对话方式。《诗篇》只是在对话观念的单位上更大,而单位间的相互作用方式与《箴言》还是一样的。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先知文学中,例如先知们为了反对“王权”,会在编辑经典过程中集结为持续性的文学团体。由此成书的典籍汇编便形成了逻辑上不一致的多种风格,这要求我们采取另一种眼光,去审视对话在勾连先知文集的各个部分以使之形成风格统一的整体时所起的作用。

在转向讨论古典希伯来文学中的叙事部分时,我们很容易意识到祭司派史书与申命派史书之间的对话,它们既相互引用又都从更早的文献中汲取内容,对自家的史书进行增删。这导致读者们不得不参阅二者以互相印证。当然,也有一些读者采用现代考证方法,以历史性的真实与虚构标准来看待两派史书之间的这种对话,如此实际上反而减弱了两派史书中有益于将二者融为一体的声音。所幸这样的读者近来才有,且数量极少。余下的读者们需要采用对话性眼光来看待两家史书的异同。

申命派史书中的律法与《出埃及记》和《利未记》中的律法内容有着明显的对话性。旧的律法被引用、修订、删减、编排……虽然部分保留了先前文献的内容,这种现象在巴赫金看来却是极为非同寻常的。我们无论从何种角度对律法进行文艺学探源,都不应忽视其维持统治秩序的社会职能属性。因此律法可以理所当然地被归于“已完成”的高雅文体的范畴,^①在高雅文体中“被描述的功能性客体并不具有当下现实的指向性”^②,然而,圣

①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34.

②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35.

经中的律法并不完全符合这一定律。在充满诡辩的律法汇编中,“当下现实性”暴露无遗。圣经中的律法并非都是制定后便完全不可更改。事实上它们经常存在缺陷:在其他所有古代近东文化环境中,成文律法并不能够满足一个功能性社会的各种法制需求。假想中形成的书面律法文件需要通过口头不成文律法的检验。我们可以基于巴赫金的立场对之进行升华: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书面作品与口头言语在后者占据基础性地位之上的对话交锋。

圣经文学采用的文化形式显然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口述传统:其中的功能性文学或许还不到百分之五。^①沃尔特·昂格(Walter Ong)指出,在功能性口述传统的社会环境中诞生的书面文本会保留其生活与世界的痕迹^②。巴赫金的说法与之类似:每一时期特定的言语风格为当时文学语言的演变定下基调^③。小说、戏剧、时评、科学研究著作等被巴赫金称为二级文学体裁,与之相比,一级言语体裁与时代的联系更为紧密^④。古典希伯来与古代近东文学皆显示出受到口头言语形式影响的鲜明特征,或是在体裁风格上(如《箴言》),或是在文学手法上,或是在共同记忆上,不一而足。^⑤综上所述,基于理论上特别是实践上的缘由,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在古典希伯来文学及古代近东文学的作者与读者的作品或思想中,有一种本质上的对话式思维。

① Catherine Hezser, *Jewish Literacy in Roman Palestine*. Texts and Studies in Ancient Judaism 81.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1.

② Walter J. Ong,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New Accents. London: Routledge, 1988.

③ Mikhail Bakhtin,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Trans. by Vern W. McGe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Slavic Series 8.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65.

④ Mikhail Bakhtin,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62.

⑤ Susan Niditch, *Oral World and Written Word: Ancient Israelite Literature*. Library of Ancient Israel.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 John Knox Press, 1996. David M. Carr, *Writing on the Tablet of the Heart: Origins of Scripture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中世纪的文化知识领域被贵族所垄断,普罗大众几乎都是文盲,这使口述传统得以在欧洲中世纪延续。我甚至怀疑口述传统或许是形成全社会范围内狂欢节日的首要原因。根据巴赫金的理论,我们可以设想在人类的口传文明时期,对话式思维便已部分显现,且经常处于主导地位。事实上,需要人为梳理进行系统化的并非对话思维模式,而是作品与思维中的那些独白思想——尤其是在这种思想甚嚣尘上的当今社会。我在下文会转向有关独白性的探讨,但在此之前,还需解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对话系统问题。

五、陀思妥耶夫斯基视野中的对话与圣经

上文提到,巴赫金认为对话式体裁的客观记忆在经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之前趋于沉寂,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奇怪。在没有被书面作品呈现出来的前提下,体裁怎么可能从一个时期流传到另一个时期?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本就不知道苏格拉底对话、梅尼普讽刺,或是拉伯雷小说,这些体裁的记忆又是从哪来的呢?在只见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1929年版的一段评论中,巴赫金认为将陀氏作品中的对话与柏拉图著作中的对话相提并论是徒劳的,圣经尤其是福音书中的对话才与之更为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了《约伯记》和福音书中几个对话篇章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约伯的对话在本质上是无止境的,因为他的灵魂与上帝是对立的——无论这种对立出于敌意或是谦卑——都具有不可调和性与永恒的价值。^①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圣经的热心读者,他在青少年时期便对《约伯记》表现出了极大兴趣。^②

① Mikhail Bakht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280.

② Frank, Joseph. *Dostoevsky: A Writer in His Time*. Vol. 1—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24, 30. Steven Cassedy, *Dostoevsky's Relig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61f, 100f.

我们只能对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1929年初版里将圣经中非常明显的对话系统按下不提,却在该著作的1963年版中将之补充出来的反常行为进行推测。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以外^①,另一个原因应该是巴赫金曾经将圣经解读为欧洲文化史上重要的独白式文本。圣经(被认为教会传统的标志)是被讽拟和狂欢的戏剧对话化了的“传统文本”^②。在这种观点支配下,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初版中对《约伯记》的引述非常有意思。他认为在上帝和约伯之间有一种潜在的“敌对立场”。我在上文提到过,传统基督教观点对《约伯记》的解读是约伯以虔诚信神结尾^③。巴赫金的引述似乎说明,他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把《约伯记》当作传统经典来阅读^④。这种读法已经可以认为是对神圣文本的“狂欢式降格”,或许巴赫金认为恰恰是这种读法把《约伯记》中蕴含的对话潜力释放了出来?或许这也是后来露丝·科茨(Ruth Coates)在研究巴赫金的宗教思想时,不是从圣经文本或基督教神学而是从“基督教主题”的角度切入的原因?暂且搁置这些可能性,我非常确信的是,巴赫金将圣经归入“高雅”文学一类的欧洲传统文本中,这种做法使他偏离了对圣经文学中的对话性进行深入挖掘的轨道。

然而,假设中世纪知识阶层确实受过广泛流传的对话思维和写作习惯的影响,那么圣经文学无疑将成为最重要的来源^⑤。因此,如果要问在欧

① Ruth Coates, *Christianity in Bakhtin: God and the Exiled Auth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53.

②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69f, 178f.

③ Robert Gordis, *The Book of God and Man: A Study of Job*. Chicago, IL: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5, 219, 222—227. Stephen J. Vicchio, J. *The Image of the Biblical Job: A History. Vol 1: Job in the Ancient World*.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2006, 113, 131, 152, 190, 192f, 209f.

④ Katerina Clark and Michael Holquist, *Mikhail Bakhtin*. Cambridge, MA: Belknap, 1984, 120—122.

⑤ Jacques Le Goff, *Intellectuals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by Teresa Lavender Fagan.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3, 89—92.

洲文化史上哪些文本可以被纳入巴赫金对话理论所指向的体裁记忆与文学实践中,那么对我来说,《约伯记》《传道书》《箴言》和《雅歌》似乎实际上就是合适的选项。

六、独白的霸权

现在转向对以下两个问题的阐述。第一,时下存在着一种奇怪现象,大多数批评家(包括巴赫金)似乎都认为独白写作与思维方式是最原初的状态(对话反而需要被梳理和系统化);第二,我聚焦于独白霸权的系统,先追溯其哲学渊源,而后揭示它的一个重要前提:文化素养在欧洲社会的启蒙。

1. 巴赫金的“变革”

20世纪80年代,巴赫金的著作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对话主义和对话文学被视为对现有写作与思维方式的挑战。巴赫金也认为,他发现的对话性是一个重要的新事物:“对话模式对现实性的关注具有拓荒性质,被视为指引审美与意识形态塑造的起点和中心,这在人类的创造性思维领域是一项重大变革。”^①但是,如果重视现实性的观念是建立在口述传统的基础上的,那么将之作为指引意识形态塑造的起点又怎么能说是一项“变革”呢?毕竟,人类原初使用的就是口头语言。而且在古代和近代社会,由于主张众声喧哗的对话式思维的显著推进(见上文关于古代近东文学的论述),伴随独白和对话模式的还有书面及意识中的语言^②。既然对话从一开始就

①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38.

② 这里并不是要否定巴赫金的基本观点:语言和人类存在的最终立场是对话性的。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我认为人类的书写和思想或是偏向对话性的(如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看法),或是偏向独白性的(如巴赫金对托尔斯泰小说的阐述),二者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

存在^①,那么,所谓“变革”又从何谈起呢?

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巴赫金也犯了惯性思维的错误,像普通人一样认为独白思想已经达到了文化垄断的地步。他所谓的“变革”并非仅仅发生在梅尼普文学或中世纪狂欢文学中。在巴赫金生活的时代,“变革”正在进行,这也回应了沃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对费迪南·索绪尔的批评(见下文)。巴赫金的“变革”表现了他对民间话语被精英阶层边缘化的反思和抗议。这种边缘化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呢?或者借用巴赫金的术语:在拉伯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圣经学者来说,问题随之而来:众多古典希伯来文学中的对话因素是何时通过何种方式被权威式的解读侵蚀的?这种权威解读的过程由主教、牧师和新兴批评阶层及其他对之感兴趣的团体共同协商参与。^②

2. 在拉伯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将索绪尔的学说体系锁定为欧洲哲学思潮中的共时性理论,这是毫无争议的。^③沃洛希诺夫批判“将语言看作约定俗成的语言学体系中稳固的、不可改变的系統”的观点^④,并且不认为语言会伴随个体的言语行为走向没落^⑤。这种哲学论调只是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实体,否认个体的创造力和推动作用。^⑥此类语言观可以归纳到“17至18世纪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哲学范畴”。^⑦所以,索绪尔对实际言语的忽

① Valentin Nikolaevich Voloshinov,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72, 95.

② 在即将出版的著作中,我将探讨“权威的评论”是建构权威体系的重要部分,是事实上决定权威的意义和重要性的因素,并往往形成一种事实上的权威(与官方权威相区别)。只要权威的话语依然被服务于建构权威的企图,权威化的过程就必然持续。这一过程囊括了对使用权威方法感兴趣的所有事件、机构或社会形态。

③ Valentin Nikolaevich Voloshinov,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45-63.

④ 同上。

⑤ 同上,57。

⑥ 同上,54。

⑦ 同上,57。

视——以及推着他走向独白的唯一动力——是他所继承的哲学遗产的产物: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

这时,将巴赫金与德里达(Derrida)放在一起参照阅读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们都对言语的抽象化问题表示担忧。巴赫金将“非主体言语”看作“妄图消弭个体意识的理想主义的铭牌”^①。德里达则描述了列维纳斯(Levinas)在这一问题上遇到的挑战:(他既要)“排斥理想主义和主观主义哲学,又必须公开抨击主张‘逻各斯只是一个无意义动词’的妥协立场”^②。列维纳斯曾经指出:欧洲哲学的本质问题在于它的认知基础。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经康德的纯粹理性,到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欧洲的思想家们认为,优越的理论和个体思考的独立性是最好的出路,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形而上学^③。这种设想实际上并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出于“妥协”立场赋予言语以特权。德里达称之为言语暴力,^④“理论的盲目性使其在将自身与绝对他者和无限他者分离开来的时候,显得无能为力”。

在我看来,德里达和列维纳斯都在力图建立一个类似巴赫金描述的对话式思维的认知立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称之为“言语间性”^⑤。巴

① Gary Saul Morson and Caryl Emerson eds., *Rethinking Bakhtin: Extensions and Challenges*. Series i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Theory.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9, 151.

② Jacques Derrida, "Violence and Metaphysics: An Essay on the Thought of Emmanuel Levinas".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97—192. Trans. by Alan Bass. Routledge Classics. London: Routledge, 1978, 121.

③ “形而上学”在过去西方泛指研究超出有形实体之外的抽象学问,以致成为“哲学”的别名。在当代西方哲学界仍有人用以指称经验范围之外的思想理论。——译者

④ Jacques Derrida, "Violence and Metaphysics: An Essay on the Thought of Emmanuel Levinas". 104—114.

⑤ 这是该书中关于语言哲学部分的基本主题,以宣称主体间性是“语言的基本事实”结尾。虽然这种观点并不被同时代哲学家所认可,该主题却在自我、他者和社会(或称通常的交往行为准则)之间获得了一种平衡,这种平衡被视为当前哲学语境下对他者问题的一种思考。

赫金的“对话”与沃洛希诺夫的“言语间性”都预设个体能够通过语言达到充分沟通。这也是批判索绪尔共时理论的核心要素,奠定了他们企图弥合自我与他者分歧的根基。列维纳斯和德里达没有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反而都将笛卡尔之后欧洲哲学形成的认知范式作为最大的挑战。所以,如果我们问德里达在拉伯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会同意沃洛希诺夫的说法:是现代的欧洲哲学。

3. 文化素养

根据《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说法,任何对现代欧洲语言所作的分析都必须考虑这种独白语言的发生语境,否则就是不全面的:该书极为重视言语交流的情境性、特异性和整体性。下面采用实证性方法来系统阐述处于优势地位的独白思想。我们的任务是思考媒体、社会剧院和文学文化在提升独白式思维为“先在”水平上所起的促进作用。对我的研究计划起着首要启发作用的,是简·阿斯曼(Jan Assmann)关于书面文献和文学作品对古代知识阶层思想演变过程的重要意义的阐述。^①那些论述认知工具如何改变人类认知行为的著作也对我的研究有所影响。^②最后,我的研究还受益于约瑟夫·杰特(Joseph Jurt)对欧洲文学中相关社会现象的分析。^③杰特集中介绍了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对我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① Jan Assmann, "Tradition, Writing, and Canonization: Structural Changes of Cultural Memory". In *The Formative Pa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uture*, edited by Terje Stordalen, and Saphinaz-Amal Naguib, Oslo: Novus [forthcoming].

② Norman, Donald A. "Cognitive Artifacts". In *Designing Interaction: Psychology at the Human-Computer Interface*, edited by John. M. Carroll, 17—38. Cambridge Series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4.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dl.acm.org/citation.cfm?id=120352.120354) Hutchins, Edwin. *Cognition in the Wil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③ Joseph Jurt, *Das literarische Feld: Das Konzept Pierre Bourdieus in Theorie und Praxis*.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5.

欧洲文化素养的启蒙必然涉及民众沟通方式的变化,尤其是教育方式的进步。^①以往的教育领域被官方或非官方机构所垄断。印刷术的进步带来知识传播媒介的革新,受教育的范围也随之扩展。然而,多个社会机构共同主宰书籍的撰写、甄选,将之印刷、出版、发行,并对书籍进行讨论、引用,使之被消解或权威化,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同官方或权力机构展开对话,以谋求维持发展的各种资源(财政的、社会的和名义上的)。这一阶层慢慢汇集了一些以前无法进入知识领域的人员。一个认知系统化和平等化的过程正在缓缓进行,而上层社会与普通民众在教育权利上的不平等也同时存在。

在这一过程中,普通民众的言语范畴逐渐发生了变化。拾前人之牙慧已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对于那些渴望博学的人来说,对别人的思想进行持久的记忆变得可能和有必要。引用不再被视为复述的艺术,而是被当作权威话语的生搬硬套。只有那些顶尖的社会权威机构才具备对引用进行评价的资格。对个体理解力的高度重视挤压了巴赫金极为关注的“现实性”生存空间。^②似乎合理的推测是,普通读者引用他人思想的现象减少了。实际情形却是,普通人的思想完全被他人话语所占据,只能祈求世界暂时静止来获得基本的个人空间。^③

这些改变当然不会立刻发生在古腾堡^④身上。除了需要更为高效的

① R. A. Houston, *Literac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ulture and Education 1500—1800*. Harlow: Longman. Hutchins, Edwin. *Cognition in the Wil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② 霍奎斯特描述了巴赫金本人是如何对他人话语的片段进行重组的。巴赫金关于拉伯雷小说的著作中有大段内容或是从卡西尔那里逐字引用的,或是受到马克斯·舍勒的深刻影响(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巴赫金的其他著作中也存在引用其他学者未经刊印的手稿的现象(详见 Michael Holquist, *Dialogism: Bakhtin and his World*. New Accents. London: Routledge. 2002, 187—189)。巴赫金似乎已经形成一种当下意识:把他人的话语和文本完全纳入其本人的思考之中。

③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by Steven Re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29—39.

④ 古腾堡,德国活字版印刷发明人。——译者

印刷科技外,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前提条件。读者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亟待提高,以实现民众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的协调发展。显然,短期内新的书写和阅读文化习惯还难以养成。认知范式改变的进度是与欧洲哲学家们对认知理论进行的形而上学思考相一致的。哲学家们的思考应该被视为人类认知进程改变的结果,而非原因。(合理的解释应当是)部分精英知识分子面对社会领域内的经济大发展,调整了自身的思维策略。正如口述传统影响了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学形式一样(详前),欧洲文化素养的启蒙将会促进更多独白式作品的产生。最终,那些被称为二级体裁的作品会在欧洲赢得充分重视,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或社会阶层)。二级体裁的作品或副产品会变成它们各自语境内的流行性元素,哲学著作和小说不再仅仅满足读者需要,而是开始互相对话(正如当下好莱坞电影所做的那样)。

时代还见证着圣经变成一个“认知的产物”而受到广泛欢迎,^①例如虔诚的基督教会对于圣经进行的公开解读和修订,或者在19世纪西方传教士和圣经社会中开展的大规模圣经翻译运动。遗憾的是,我们并不清楚在那几个世纪中普通人是如何运用圣经文学的,以及人们对圣经文学的看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对巴赫金关注的那些民间文化中圣经所扮演的角色类型并不十分清楚。然而,如果将来的研究成果表明19世纪民众对圣经的看法越来越被官方的圣经解读所同化,我不会感到惊讶,因为这显然是被日益壮大的圣经学者们阐释的结果。这种将复杂交织的事物梳理得整齐划一的做法在现代欧洲社会早已屡见不

① 我对“认知产物”概念的理解来自诺尔曼(Donald A. Norman, “Cognitive Artifacts”. In *Designing Interaction: Psychology at the Human - Computer Interface*, edited by John. M. Carroll, 17—38. Cambridge Series on Human - Computer Interaction 4.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他称“认知的产物”是一种人类用来增强业已存在的功能性认知的工具。对于诺尔曼来说,认知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航班起飞前机长使用的备忘录。

鲜了。无论如何,圣经在当今社会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独白式文本,巴赫金称之为对狂欢传统的“反叛”。显然,拉伯雷时代并不存在这种“反叛”。

事实自然要比以上论述复杂得多。举例来说,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必然要求欧洲文化偏向独白属性——正如政权的建立者要利用基督教神学思想满足自己的统治意图一样。我并不怀疑还有其他相反的对策,欧洲社会的独白式转向必定只是暂时的,或许只是有些社会领域的独白思想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已。对话式言语(和书写)传统已经彻底销声匿迹的观点很难让人信服。

结 语

从某种程度上说,独白式的认知、思想和著作确实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占据垄断地位,这种结果必须被理解为产生于欧洲物质和精神领域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副产品。根据上文提到的形而上学逻辑分析法,现代欧洲的独白思维模式通过领土扩张、经济、文化和其他殖民手段,已经变成了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圣经学者是对见证全球化进程的文本的管理者,其中很多文本都被看成一种文化资源,毫无争议地成为——或正在成为——欧洲与其他文化互相沟通的纽带。为使这些文本能造福于社会,圣经学者应当挑战大行其道的历史决定论的认知范式。这种认知范式是欧洲现代化的工具和产物。当今圣经学者应当将圣经文本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复杂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当然,并不是要圣经学者们完全无视历史的维度。如上所述,我所主张的研究方法是批判性地借鉴历史理性。关键是要重建一种学术立场,即合理正当地使用圣经文本,将其中的复杂因素与学者们正处于其间的现实世界进行对话。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对巴赫金和巴赫金小组学术

体系的研究必将硕果累累。

(侯春林 译)

作者泰耶·斯托达伦,挪威奥斯陆大学神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典希伯来文学研究。译者侯春林,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近期发表论文《福音书中的狂欢化因素探析》等。